

永樂大典

卷一萬三百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百一十

二紙

死

餓死

史記楚世家太公曰楚靈王方會諸侯於中誅齊慶封作章華臺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于申亥之家為天下笑操

行之不得悲夫鄭氏譚餓死者謂之殍培孔平仲雜說龔勝一出涉世雖歸老矣而適於王莽徵召年七十九竟以餓死

餒而

死

劉向說苑齊景公出而見殍謂晏子曰此何死對曰餒而死公曰噫寡人之無德也亦甚矣晏子曰君之德著而不彰何為無德景公曰

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之玩君之應食以菽粟君之宮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為其無德也顧臣有請於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與百姓同之

日奏餒死

新唐書韓全誨傳昭帝召李茂貞等曰十六宅諸王日奏餒死者十三王公主

夫人皆聞日食今又將竭奈何皆不敢對有衛士十餘人叩左銀臺門遞全誨為曰破一州餓死者十萬徒以軍容數人耳韓全誨詣茂貞叩頭訴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一十

茂貞謝曰士伍亦何

民免饑死

名臣言行錄建安大饑盜發浦城崇安大震晦庵先生請于府

貸粟散給

不食而死

東漢書陳龜傳大將軍梁冀與龜素有隙氏免饑死諧其沮毀國威挑取功譽徵還遂乞骸骨

歸田里後徵為尚書冀暴虐日甚龜上疏言其罪狀請誅之帝不省自知必為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西域胡夷并涼民庶咸為舉哀弔祭其墓

生隨抄初李氏隨孟昶至京師太祖數命肩輿入宮謂之曰毋善自愛無戚戚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使妾安往太祖曰歸蜀爾李氏曰妾

家本太原僅得歸老并土妾之願也時晉陽未平太祖聞其言大喜曰俟平劉鈞即如母願因厚加賜賚及昶卒不哭以酒酌地曰汝不能死社稷

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爾今汝既死吾何生為因不食數日卒太祖聞而傷之賙贈加等契丹志聖宗統和四年先是宋克雲朔寨

應四州命楊業潘美遣四州之民丁許汝以所部護送契丹邀擊之楊業力戰自日中至暮手刃數百人馬重傷不能進遂為契丹所擒業太息曰

主上遇我甚厚何面目求活於虜中乃不食三日而死

饑飽欲死

西漢書東方朔傳侏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

抱戈凍死

新唐書李愬傳。愬討吳元濟之亂。遣使覓裴度告師期。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師夜起。會大雨雪。天極寒。

風偃旗。裂膚。馬皆縮慄。士抱戈凍死。于道十一二。衆雪夜至蔡州。克其城。

義不避死

資治通鑑外紀。趙簡子之中車。

軍佛肘呼。置鼎於庭。曰。與我者受邑。不從者烹。田基曰。義死不避斧鉞之誅。義窮不受軒冕之祿。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有義而貧。寡衣將就鼎。

佛肘止之。簡子屠中車。論有功者以田基為始。基曰。一人舉而萬人僂首。知者不為也。賈一人以怒萬夫。義者不取也。負其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

義。以為

義在効死

續後漢書龐德傳。曹操素聞其驍勇。拜立義司馬。將軍封關門亭侯。邑三百戶。音衛開等以死

叛。德所領與曹仁共攻拔宛。斬音衛開。遂南屯樊。拒關羽。樊下諸將以德

兄柔在漢中。頗疑之。惠常曰。我受國恩。義在効死。我欲身自擊羽。今年不

效。羽當殺我。後親與羽交戰。射羽中額。時惠常乘白馬。羽軍謂之白馬

將軍。皆憚之。仁使惠屯樊。止十里。會天霖雨十餘日。漢水暴溢。樊下平地

五六丈。惠與諸將避水上。羽乘船攻之。以大船四面射。上。惠被甲持

盾。箭不虛發。將軍董衡部曲將董超等欲降。惠皆收斬之。自平旦力戰至

皆降。惠與麾下將一人。伍伯二人。彎弓傳矢。乘小船欲還。仁營水盛。船覆

夫。子夫獨抱船覆水中。為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曰。卿兄在漢中。我欲以

卿為將。不早降。何為。惠罵羽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

汝劉備庸才爾。豈能敵我耶。我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也。遂為羽所殺。操

聞之。為之流涕。封

其二子為列侯。

義與俱死

晉書載記。姚泓時。部將趙玄與晉將毛德祖戰于柏谷。以東寨而歿。

被瘡十餘。據地大呼。玄司馬騫鑿冒刃抱玄而泣。玄曰。吾瘡已

重。君宜速去。鑿曰。若將軍不濟。當與俱死。去將安之。皆死於陣。

有官龜鑑。程公遠。東坡外祖。眉山人。攝錄事參軍。眉山尉。有得盜蘆服。根

者所持刀。誤中主人。尉幸賞以劫。獄掾受賂。掠成之。太守將慮囚。囚坐

廡下泣涕。衣盡濕。公通過之。知其冤。咋謂盜曰。汝冤。盡自言。吾為汝直之。

盜果稱寃。移獄。竟殺盜。公生誅囚。罷歸。不及月。尉掾皆暴卒。後三十餘年。公直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服。待公而死。前此地府欲召公。暫對。我叩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死公。是以至今。公壽盡今日。我為公擔荷。而往。暫對

即生人天子孫壽祿朱蒸盈門
矣。公具語家人沐浴就寢而卒。**孝婦寃死**
有官龜鑑孟嘗任郡為戶曹吏上虞有寡

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光懷猶忌迺誣婦厭苦供養加鴆其姑
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寃其罪嘗先知枉狀備言乞於太守太守不
為理嘗哀泣外門因謝病去婦竟寃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無所獲
後太守既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寃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

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且我訟者以謝寃魂庶幽枉獲
申時雨可期丹從之即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對雨穀稼以登**稱父**

屈死
高齋漫錄蔡懋為馮公京之婿馮薨于位秦陵車駕臨奠懋
經難於馮氏子弟間厲聲呼曰陛下臣父屈死上驚愕問之乃

懋自是知持正之寃而惜其死**都護憂死**
舊唐書德宗紀貞元七年五月己未安南首領杜英翰叛攻都護府都護

高正平**憂撓致死**
宋史楊愿傳愿守宣城表弟王炎調蕪水令過之醉中謂愿曰嘗於呂丞相處得公頃歲

所通書其間頗及秦丞相之短尚記憶否愿聞之色如死灰遂留炎不聽
去會愿移守金陵宴監司大合樂守卒皆怠炎即青溪得客丹以行愿憂

永樂大典卷三萬三百一十

三

撓而**為貶憤死**
玉泉子聞見錄李璿故丞相閔之子自桂州夫律貶昭州司戶後量移衡州判史為給事中柳

韜所疏復貶馬韜始與璿相善璿先得路而奔韜馬璿既重為所貶性雅
躁憤而且死鄭舍之錄恩門之子也命筆與書曰受恩未報苦極累十點

筆落而卒**寐覺驚死**
陶朱新錄通判監酒趙詩者昔在學校嘗因同齋熟寐與眾戲以香燭花果楮鏹之類設供於

卧榻之前而潛伺之寢者既覺見之曰我已死耶嗟唏不已少頃復寢久
不復起共視之真死矣乃徹供設之物竟不敢言其所以于人豈乍覺此

驚散神鬼遂不復還輪也耶**寧不媿死**
宋史忠義傳姜才被執事有不可知者賈侁存善云憤憤不已阿朮怒罵之

揚州才臨刑夏責出其傍才**杯酒辱死**
李昌齡樂善錄昔邵陵王綸鎮鄆膺吳規為之切齒曰若見我寧不媿死邪

客適張纘出鎮湘東綸餞于郊規亦與坐時纘方責意輕規忽舉杯屬規
曰吳規奉慶汝今日得與此醢規大怒即起歸其子翁孺聞之為之氣結

而卒規悼兒憤纘俄亦不起其妻不勝悲怨尋亦殞命**強死**
左傳人為之語曰張纘一杯酒殺吳氏三人此則辱而死之也文公

十年。初楚范巫商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世言三君皆將不得以壽終。城濮之役。王患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于西。子西繼而繼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汭漢。汭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不見之。懼而辭曰。臣先於死。又有穢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世司敗。即楚司寇之官。子西長。後言不救之。商。王使為工尹。又與子家謀弑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閻且中及仲。世司中。即子西。罪非

殊死

西漢傳聞光武紀。光武詔罪非犯殊死。一切勿奏。注云。殊死。謂新刑殊死也。左傳曰。斬其木而弗殊。一切。謂擇時非大刑也。

貶新州死

唐新蔡路巖貶新州。死於楊收死之禍。見通鑑。劉等貶新州。死於蔡確死之室。見王筆雜記。二事甚類。可

終為情死

世說新語。王長史登茅山。大恸。笑曰。琅琊王伯與。終當為情死。必以賄死也。

且圖

通鑑。周外紀。景王十七年。晉叔魚之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

賒死

資治通鑑。則天聖曆元年。狄仁傑上疏。以為朝廷議者皆罪。契丹突厥所脅從之人。言其逆。雖不同。心則無別。誠以山東近緣

永樂大典卷萬三百一十

四

軍機調發。傷重。家悉破。或至逃亡。重以官典。使漁。因事而起。枷杖之下。痛切肌膚。事迫情危。不循禮義。愁苦之地。不繼其生。有利則歸。且圖賒死。此乃君子之愧辱。苟求賒死。資治通鑑。則天長壽元年。侍御史周

幽閉而死

高祖女常樂公主。生女為周王顯妃。公主頗為上所厚。天后惡之。早已。她坐廢幽閉於內侍。省食料。給生者防人候其突烟而

專死不勇

西漢書韓王信傳。漢六年秋。匈奴冒填大入朝謁。信數使使求和解。漢疑信數聞使有二

祈死

左傳。成公十七年。晉范也。寇攻馬邑。君王力不足以堅守。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責於君王。祈死

心。周社也。

上賜信書責讓之。曰。專死不勇。專生不任。李奇曰。言為將軍。當心。周社也。上賜信書責讓之。曰。專死不勇。專生不任。李奇曰。言為將軍。當

危存亡之地。

此二者。朕所以責於君王。祈死

危存亡之地。

此二者。朕所以責於君王。祈死

宗祈死。注。大祝。宗人。皆主祭祀祈禱者。使為范文祈死。六月戊辰。士

喪。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雖將作矣。愛我有惟祝。我使我速

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國語。晉范文子謂其宗祝。君驕恭而有烈夫。以

德勝者。猶懼失之。而况驕泰乎。君多私。今以勝歸。私必昭。昭私。難必作。吾

恐及焉。凡吾宗祝為我祈死。先難為免。七年夏。文子卒。謝應芳。詳感編圖

語云。范文子祈死。柳子非之曰。死之長短。而在宗祝。則推不擇良宗祝。而

祈壽焉。文子祈死而得。亦妄之大者。敬齋。汎說。祈死者二人。曰。晉大夫范

武子士會之子。文子變。晉大夫叔孫務子豹之子。昭子若。祝者以為自壽

恐不然。今俚俗少不如意。形言願死者多矣。左。觸柱求死。錄宋

氏所載二人。蓋此類。但既言之後。適謝世耳。清原中。虜寇逼進。車相張邦昌對二太子。哀號擗踊。以身投地。絕而後蘇。

虜執首命。終莫能回。度非口舌可爭。則以首觸柱求死。不能。又緣甲士防

虜晝夜監守。雖欲引繩。彈及赴井。蹈河。皆不可得。豈謂城

中之人相與逃死。乃嫁大禍於一身。變出不國。死安足惜。挽兵乞

死。北史。楊昱傳。楊仲宣遇害。仲宣子年九歲。牽挽兵人曰。欲害

諸尊。乞先就死。兵以刀斫斷其臂。猶請死不止。遂先殺之。乞一

快死。類說。元載於萬年縣佛堂中。謂主官乞一快死。主者曰。桓子

請死。左傳。宣公十二年。晉師執鄭。楚人懼王之入晉軍也。遂疾進。師

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於夜有聲。晉師

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文公猶

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因歌

猶聞。况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

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

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

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伏道請死。新唐書。李晟傳。晟平

馬。何損於明。晉侯使役其位。朱泚之亂。復長安。我

朕見帝三橋。再拜頓首賀已。即跪陳備爪牙臣不能破賊。致乘輿再狩。乃

臣不任職之咎。敢請死。伏道左。帝為掩涕。命給事中齊映起之。使就位。

投刺請死。續世說。石晉高祖時。張彥澤貪殘不法。刑部郎中李

壽。伏閣極論彥澤之罪。語甚切至。彥澤削一脛。降爵

一級及契丹入京師。彥澤恣行殺戮。士民不寒而慄。彥澤特為中書舍人。謂人曰。吾與其逃於溝瀆而不死。不若往見之。乃投刺謁彥澤曰。上疏請殺太尉人。彥澤。謹未請死。彥澤欣然接之。謂彥澤曰。舍人今日懼乎。曰。彥澤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懼也。彥澤使高祖用彥澤之言。事安至此。彥澤大笑。命酒飲之。彥澤引滿而飲。去。彥澤無人。

抗辭請死

資治通鑑周世宗紀。初唐使者孫晟。鍾謨從帝至大梁。帝倚之甚厚。每朝

會班於中書省官之後。時召見。飲以醇酒。問以唐事。晟但言唐主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及得唐嫌書。多榜毀之言。帝大怒。召晟責以所對不實。晟正色抗辭請死而已。問以唐虛實。晟不對。帝命都承旨曹翰送晟於右軍巡院。更以帝意問之。翰與之飲酒數行。從容問之。晟終不言。翰乃謂曰。有勅賜於公死。晟神色怡然。索袍笏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國。乃就刑。并從者百餘人皆殺之。取謨。耀州司馬。既而帝憐晟忠節。悔殺之。召謨升衛尉少卿。

叩頭請死

楊內翰諫苑武幹篇。董遵誨父宗本嘗為隨州將。太祖徵時。住依宗本。今與遵誨將

嘗共臂鷹。遂先少不如意。為遵誨所辱。太祖遂辭去。宗本固留厚給。遣之。即位之初。訪求遵誨。遵誨欲自殺。其妻止之曰。茅死亦未晚耳。萬乘之主

豈念舊惡。將因禍致福。豈可則哉。遵誨感其言。幅巾見於便殿。叩頭請死。上笑曰。汝昔日豪蕩太過。方將任汝事。即命左右掖起。賜官帶。設食。奉。賜食上前。語及舊故。歡笑。以為通遠軍使。

慟哭請死

宋史張邦昌傳。邦昌既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御內東門小殿

邦昌以大军退處內東門資善堂。尋遣使奉乘輿服御物至東京。既而邦昌亦至。伏地慟哭。請死。康王撫慰之。王即位。封邦昌同安郡王。

自

拘當死

通鑑周外紀。襄王十六年。晉文公之理李離。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

也。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謀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有罪傳其下而畏死。非義也。公曰。寡人亦有罪邪。離曰。臣受印之日。君命曰。必以仁義輔政。寧過於生。無失於殺。臣受命不稱。廢患蔽恩。君何過之有。君以所私害公。殺無罪而生當死。二者非所以教於國也。遂伏劍而死。

賜死

史記蔡澤傳。澤曰。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搃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強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於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強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備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

朕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劓死於社。邨。續後漢書。劉封傳。昭烈怒封不救關羽。又陵孟達使叛。諸葛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昭烈因此除之。於是賜封死。封歎曰。恨不用孟子度之言。昭烈為之流涕。唐書。相者傳。云王承宗以常山叛。者以書于裴度。請來使鎮州。自震士受拾遺。說承宗。質二舅。獻兩郡。太和初。遣諫議李同捷叛。者入滄州。取同捷。赴京師。請將害者。邀功。奉上表論列。文宗不獲已。貶循州司戶判官。沈亞之。貶廬州南康尉。內官馬國亮。又指者受同捷。先所得王。獲女。及奴婢珍寶。再流愛州。尋賜死。刑法志。宗師決死。准以御史金吾。在外則上佐。餘皆判官。准之。五品以上罪。論死。乘車就刑。大理正准之。或賜死于家。資治通鑑。後唐明宗紀。天成二年。任國請致仕居磁州。士中契丹來請修好。遣使報之。冬十月乙酉。帝發洛陽。將如汴州。丁亥至崇陽。九城。香茶。臨在州。日六十里。未上。人。乘一百四十里。民間訛言。帝欲自擊吳。又云。欲制置東方諸侯。宣武節度使檢校侍中。未守。疑懼。判官高密孫。勸守。致反。高。孫。漢古。應。亂。唐。成。德。三。年。至。於。表。成。德。六。年。移。就。表。去。城。即。高。密。古。孫。也。屬。壽。州。九。城。志。在。州。東。北。一。百。二。十。里。考。吳。曰。江。南。錄。作。孫。志。今。從。王。濟。周。世。宗。實。錄。為。水。正。朔。守。致。遂。來。城。拒。守。帝。遣。宣。徽。使。范。延。光。往。

水滸大興卷萬三百十

七

諭之。延光曰。不早擊之。則汴城堅矣。願得五百騎與俱。帝從之。延光募發。未明行二百里。抵大梁城下。與汴人戰。汴人大驚。戊子。帝至京水。京水在。崇陽之東。京水之西。遣御營使石敬瑭將親兵。倍道繼之。或謂安重梅曰。夫職在外之人。乘賊未破。或能為忠。不如徐之。重梅以為然。奏遣使賜任。圖元。端明殿學士趙鳳。笑謂重梅曰。任國義士。安肯為逆。公濫刑如此。何。以為贊國使者。至磁州。圍張其族。酣飲。然後死。神情不撓。陸游南唐書。鍾。模。傳。初。李。德。明。被。誅。唐。錫。預。其。事。至。是。錫。懼。鍾。模。修。怨。不。自。安。會。錫。以。納。賄。聞。模。面。詰。其。狀。錫。愈。懼。信。州。判。史。張。繼。入。為。天。威。軍。都。虞。候。模。素。與。之。善。每。屏。人。共。語。或。至。中。夜。又。嘗。請。使。繼。帥。帳。下。兵。巡。都。城。錫。庶。得。之。因。暮。言。模。往。來。兩。國。伏。周。人。以。脅。制。朝廷。今。與。兵。者。交。結。為。請。令。逆。徽。筆。下。其。包。藏。殆。不。可。測。模。微。聞。之。念。無。以。為。奇。貨。會。私。冀。卒。後。主。以。母。弟。當。立。而。模。嘗。以。元。宗。愛。子。從。善。同。使。周。相。與。親。厚。乃。言。後。主。荒。輕。忌。放。無。人。君。之。度。因。或。稱。從。善。才。不。知。元。宗。建。儲。之。意。已。決。更。以。此。忤。指。乃。暴。其。交。結。張。繼。等。罪。貶。圖。子。司。書。又。貶。著。作。佐。郎。安置。饒。州。遣。中。使。領。侍。衛。軍。十。人。即日督從來驛而去。模時方被風疾。在途賦詩十章。語皆悽憤。繼出為宣。州副使。建隆元年正月。元宗問太祖受周禪。乃遣使如饒州。賜模死。問曰。

卿昔與孫志使周。志死而卿獨生。還何也。模頓首伏罪。遂殺之。李元剛厚德錄賈文公昌朝為中丞。劉年公元孫陷西虜。或誣以降。議收其族。昌朝言事未可知。乃不果收。及在相位。元孫自西夏歸。議賜死。昌朝獨曰。自古將帥被執。歸不死。元孫得不死。判大名府。河決商湖。中書議歸之。六塔昌朝力爭之不已。其後河果不止。塞。振救瀕河水災之民。全活甚衆。公主賜死。新唐書房玄齡傳。玄齡子遠。真道愛。

道愛尚高陽公主。高宗時。出道直汴州刺史。道愛房州刺史。主入誣道直罪。帝勅長孫無忌鞠治。乃得主與道愛反狀。道愛伏誅。主賜死。道直以先。魚免。死。誣奏賜死。唐繪劉泊。字思道。褚遂良誣奏。洎。割恩。銅陵村。事類合璧。桂林山亂。明皇幸蜀。至馬嵬驛。將士飢疲。皆憤怨。陳玄禮以獨由國忠。軍士以捨獨其首。上出驛門慰勞。令收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賜貴妃死。上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與尸真驛庭。居玄禮等入視之。賜賊官死。舊唐書刑法志。會昌元年。九月。庫部郎知制誥。乾于泉等奏。准刑部奏。犯賊官五品。

已上。合抵死刑。請準獄官今賜。坐賊賜死。資治通鑑。後周紀。義州刺史葉仁魯。帝之。死於家者。伏請永為定式。從之。故吏也。坐賊。絹萬五千疋。錢千緡。賜死。帝遣中使賜以酒食。曰。汝自抵國法。吾無如之何。當存恤汝母。仁魯感泣。賜死。懲。資治通鑑。周世宗紀。左羽林大將軍孟漢卿。坐納鴉稅。場官擾民。多取耗餘。賜死。有司奏。漢卿罪不至死。上曰。朕知之。欲以懲衆耳。

剔喉驗死。新唐書路巖傳。巖封魏國公。坐罪貶新州刺史。至江陵。兩髯皆白。捕誅。遠成郭等。巖至新州。詔賜死。剔取喉上。有司。勇於。或言巖嘗密請三品以上得罪誅。巖剔取喉驗其已死。俄而自及。

就死。續後漢書孔融傳。曹操令路粹枉奏融。下獄。棄市。妻子皆被殺。初。女年七歲。男年九歲。以其幼弱得全。寄它舍。二子方奕棊。融被收而不動。左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棊毀而卵不破乎。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須知肉味乎。兄號哭而止。或言於曹操。遂盡殺之。及收。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顏色不變。莫不傷之。洗沐就。

洗沐就。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顏色不變。莫不傷之。

死

唐書文藝傳宋之問。丹祖雍。並坐罪賜死。之問得詔震汗。東西步不能履家事。祖雍怒曰。與公俱負國家。當死。奈何遂回邪。乃飲食洗沐就死。**再拜就死** 新唐書烈女傳。高慈女。名

妹。父彥昭事李正己。及納。拒命。質其妻子。使守濮陽。建中二年。李城歸河南。都統劉玄佐。納者其家。時女七歲。母李憐其幼。請免死為婢。許之。女不肯。曰。母兄皆不先。何賴而生。母兄將被刑。徧拜四方。女問故。答曰。神可

祈也。女曰。我家以忠義誅。神尚何知而拜之。問父所在。西嚮哭再拜就死。德宗。駭歎。詔太常謚曰。忠。諸儒爭為之誄。彥昭從玄佐殺寧陵。復汴州。累功授潁川刺史。朝廷錄其忠。居州二十年不徙。卒。贈陝州都督。**談**

笑就死 宋蘇東坡集。孔北海贊。世之議公者才氣各有高厚。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為雄。**無髮瀆濫**

死 類對群書事苑。漢靈帝崩。袁紹為中軍校尉。勒兵斬中常侍趙忠。捕諸宦者無少長悉斬之。以至無鬚而溢死者衆。**多鬚瀆**

濫死 類對群書事苑。丹閔為石鑿大將軍。閔因鑿令趙人曰。斬一胡者進位一級。一日之中。斬首萬數。閔躬率趙人誅諸胡。獨死者

永樂大典卷萬三百一十

九

二十餘萬。于時高。驍勇宥死 宋史田紹斌傳。紹斌嘗盜官馬。質

單多鬚。有濫死者。太祖知其驍勇。欲宥之。執於門下。遣內侍私謂之曰。講武殿。紹斌稱死罪。太祖知其驍勇。欲宥之。執於門下。遣內侍私謂之曰。爾今死有餘責。紹斌曰。君恩貸臣死。當盡節以報。俄復引見。釋之。且畧賜

白金。雅舊貸死 新唐書蕭瑀傳。蕭鈞元子。嗣業。推鴻臚卿。無單于都護府長史。調露中。突厥叛。嗣業與戰。敗績。高

宗責曰。我不殺薛仁貴。非待封。故使海至此。功臣子貸死 唐新

書襄陽公主傳。有李元本者。得私侍主。以功臣子貸死。流象州。**功臣怒死** 唐呂和叔集。功臣怒

竊國之詐。盟其陪臣。朕冕乘軒。三死無與。近代惑者。因為口號。於是乎有功臣怒死之典。考諸古訓。其異端歟。稽諸時事。其亂本歟。何者。有國之柄

莫大乎刑賞。人生有欲。不可以不制。天討有罪。不可以不利。蓋刑者。聖王恃以佐道德。而齊天下者也。功濟乎物。不可以不賞。賞勸乎功。不可以不

信。蓋信者。聖王所以一號令。而博天下者也。然則怒死之典。棄信而廢刑。何以言之。夫立功者。自八九十亂之後。非盡能賢。或有起者。販壘私行。伴

之間。乘帝王應天順人之勢。用力無幾。遂奮天功。超騰風雲。各得變化。率勞恬寵。屈強自負。借胃無厭。見利忘義。是宜崇威峻法。大為之防。而反丹書鐵券。許以不死。其功大者。可以五作亂而十犯上。孰不以暴為無傷乎。且人君之言。如澆汗不反。既與之。委天地誓河山。卒今也。一旦失駭。有照韓之罪。神怒人怨。不得已而誅。是棄信也。若恣行兇險。隳突惡網。或奸鋒將發。蒙逆宗祏。乃念斯言之玷。忍而不誅。是廢刑也。向者。獲得其塵清之效。螢燭之功。而信弃刑廢。將焉用之。使賢而有功。驚寵懼薄。自居無過之地。何怨死為。使愚而有功。已小人不幸。又告以無死。是增驕而益奸。適所曰賞之過也。雖怨之死。其能免乎。夫其賢如太公。忠如伊尹。唯君知身。可以勿貳。而遽宥以死罪。是疑其不終。非所以待之以誠。而盡君子之心也。若乃猶如狗盜。厲如燕徒。未有罪而先怒之。是不許其慕生。庶耻。自周名節。非所以導之以德。而勸小人之善也。以為明君之處。榮臣也。安之以爵祿。護之以紀律。明之以好惡。聳之以禍福。使得遷善遠罪。保勳全名。剖符傳慶。與國終始。恩斯勤斯。是亦極矣。奈何。撓權亂法。以罪寵人。墜信賞必罰之典。虧昭德塞違之道。恐非哲王經邦執物之制也。

判狀赦死

倦游雜錄。秦道茂。祖為供奉。李晟為神策。

永樂大典卷萬三百二十

十

小將道茂。曰。足下即貴。某三數年性命。當在公手。能赦之否。晟笑曰。供奉見侮邪。道茂懷中取一紙。文書具官銜姓名。云所犯罪。懲乃是。道迫。伏乞恩惠。判命全宥。晟笑曰。道某。道何語。道茂乞云。准狀特赦。晟為書之。後未洗反。道茂復舊職。晟收京城。收逆徒數百人。置獄下。就戮。道茂大呼曰。某有狀。取視之。乃昔年所書。表請減死。舊唐書。喬琳傳。官軍收京。晟驚寤。釋放。以為上客。表請減死。師。當慶極刑。時喬琳已七十餘。李晟憫其衰老。表請減死。上以累經重任。頃虧臣節。自受逆命。頗聞機。謂悖慢之言。背義負恩。固不可捨。命斬之。臨刑。歎曰。喬琳以七月七日。生。亦以此日。初許減死。舊唐書。刑法志。張買得救。奪議獄。死。豈非命與。初許減死。康憲致死。初買得減死罪一等。議獄。緩死。宋歐陽公集。南省試策對。議獄緩死。懲惡緩死。宋薛義。易之明文。青災肆赦。帝典之典訓。懲惡緩死。季宣。浪語集。代論。流配劄子。牧馬者在鞭其後。毆羊者去其亂。群。施之於民。其刑不遠。先王制徒流之法。所以懲惡緩死也。密疏原。死。唐書。狄仁傑傳。仁傑由寧州刺史。轉文昌右丞。出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以為逆。

人申理不言且果陛下欽恤意表成復毀自不能定然此皆非本意註誤至此有詔悉請成遂囚出寧州父老寧勞曰狄使若活汝邪因相與哭碑下因齋三日乃去

紆死

左傳文公十六年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為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

近懼及焉素官刑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紆死焉注且以復吉之死也雖云子猶不亡族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公知之盡以寶

恤死

西漢會要漢法父子俱有死事得以喪婦漢四年下令軍士不幸死者更為衣衾棺斂轉送其家八年令士卒從軍

死者為棺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其祠以少牢長史視葬文帝十四年鉞侯孫單以父印北地都尉力戰死事子侯景帝中二年封故楚趙傳

相前死事者四人子皆為列侯武帝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趙德麟侯精錄明皇至蜀每思張曲江則泪下遣使

韶州祭之兼賞貨幣以恤其家其誥詞刻于白山崖壁下

梵志避死

法句譬喻經時有梵志兄弟四人各得五通却

後七日皆當命盡自共議言五通之乃反覆天地手捫日月移山驅流靡所不能寧當不能避此死對一人言吾入大海中上不出現下不至底無

水樂大典卷萬三百十

十一

帝殺鬼安知我處一人言吾入須彌山中還合其表一人言吾當輕舉隱虛空中一人言吾當藏入大市之中無常故鬼趣得一人何必求吾四人

議訖相將解玉今欲逃命於是別去七日期滿各各命終猶果熟落市蓋白王有一梵志卒死市中王乃悟曰四人避對一人已死其餘三人豈得

獨免王往佛所自言近有梵志兄弟四人各獲五通自知命盡皆共避之不審今者能得脫否佛說偈曰非空非海中非入山石間無有地方所脫

求才脫死

元史姚樞傳歲乙未南伐詔樞從揚惟中即軍受死中求儒道釋醫卜者會破東陽主將將盡坑之

樞力辨非詔書意他日何以復命乃感數人逃入篁竹中脫死拔德安持名儒趙俊始得程頤未素之書

挺身抹死

新唐書屈突通傳屈突通其充蓋昌黎徒何人僕家長安任階為虎賁郎將文帝命覆隴西牧簿得德馬二萬疋帝怒收太僕卿慕容悉達監牧官

吏千五百人將悉抹死通曰人命至重死不復生陛下以至仁育四海豈容以畜產一日而戮千五百士帝叱之通進頓首曰臣願身就戮以從衆

示金纏救死

北盟錄宋欽宗靖康中粘罕兵急令下繫榆渡河橋成軍

死帝籍曰朕不明乃至是今當免

永樂大典

卷一〇三二〇

民爭渡。有婦女陷於游沙中。舉臂聞金經示人。號呼求救。莫敢向通。不移時。遂沒。

揣鍼蘇死

抱朴子內篇釋滯卷

越人揣鍼

內藥起死

太平廣記董奉。候官人也。士變為交州刺史。得毒病死。已三日。奉時在彼。乃往與藥。以蘇死。

三九內口中。以水灌之。使人捧奉其頭。槌而消之。須臾手足似動。顏色漸還。半日乃能起坐。後四日乃能語。云死時奄忽如夢。見有十數烏衣人來收喪上車。去入大赤門。徑以付獄中。獄各一戶。以土從外封塞之。不復見水光。忽聞戶外人言。太一遣使來召士吏。又聞除其戶土。良久乃引出。見有車馬亦蓋三人。共坐車上。一人持節呼變上車。將還至門而覺。變遂活。

蕭后誓死

北盟錄宣和四年。蕭后諭曰。國

難至此。我親統大軍。盡死一戰。為社稷計。勝則再與卿等見。萬一失利。則我誓死於陣前。積新誓死。宋史陳從易為彭州軍事推官。時王均盜據成都。連陷綿漢諸軍。彭人謀殺兵馬都監以慮之。從易攝州事。斬其首謀者。召餘黨曉以禍福。賞之。衆皆呼悅。乃率屬將士。修嚴守械。戒其家僮。積薪舍後。曰。吾力不足以守。當死於此。賊聞其有備。不敢入境。

家亡誓死

元史

永樂大典卷萬三百一十

十二

誓言與虜死

張橫浦心傳錄解潛太尉。臨南安。臨決之前。越一辛。日焚香祝。令人來請。若有所言者。因往省之。曰

太尉平日所懷。莫有不足者否。解公遂屏左右。垂淚云。某平生唯仗忠義。誓與虜死。以雪國耻。以不肯議和。遂為秦公斥遠。此心唯天知之。因謂之曰。無愧此心足矣。何必令人知。然人未有不知者。事有真偽。遂連耳。解云。聞侍郎此言。心下豁然。某今即去矣。奄然而逝。予以謂武夫悍卒。其一念正氣。猶盤礴不下。以待人決。况吾儕讀聖賢書。安可於平日不正此心。此與朝聞道夕死何異。

愛死

左傳文公十年。陳侯鄭伯會楚

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逆楚子。遂道以田孟諸。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狗。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殺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種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注言我輩敢愛死。一死之。以亂楚之言。事

不敢愛死

左傳定公八年。陽虎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看夾之。陽越殿。將

如蒲圃。桓子昨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曾國服焉。連之微死。此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園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焉。及衛而聘。陽越射之不中。築者

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此將不惜死。節度孫志直閉門拒之。吐蕃圍

守數日。會鎮西節度兼御史中丞馬璘領精騎千餘。自河西救。揚志烈。迴引兵入城。連明軍騎持滿。直衝賊腹。左右願從者百餘騎。璘奮擊大呼。賊徒披靡。無敢當者。戰疲而歸。賊眾懼其驍勇。翌日又逼城請戰。相與

致死。容齋隨筆。張身陳餘少時。為劉頊交。其後爭權相與致死。地而不厭。蓋勢利之極。其究必然。韓諫舉冀州。以迎袁紹。而終以懼

死。劉璋開門延劉備。坐失益州。崔讓提兵授李密。而舉族不免。爾朱兆以六鎮之眾。付高歡。而卒斃於歡手。紹密歡忘其所自。不足深責。孰謂玄德之長者而樂為致死。三國志。孫策傳。策為人美姿顏。好語笑。性忠為此耶。樂為致死。聞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

水樂大典卷萬三百十

十三

盡心樂為致死。自致於死。後魏書。張顛每羨古人食玉之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得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

至而觀之。皆光潤可玩。顛乃推七十枚為屑。日服食之。餘多患人。後乃聞者更求玉於故處。皆無所見。馮翊公源懷等得其玉。琢為器珮。皆鮮明可寶。預服延年。云有效驗。而世事廢食。皆不禁節。又加之好酒。損志及疾。焉謂妻子曰。服玉若能屏居山林。排棄嗜欲。或當大得神力。而吾酒色不絕

自致於死。非藥過也。然吾尸體必當有異。勿使速壞。令後人知食服之妙。時七月中旬。長安毒熱。預停尸四宿。而體色不變。其妻常氏以玉珠二枚。含之口閉。常謂之。君自云。食玉有神驗。何故不受。哈也。言訖。齒啓。納珠。因噓屬其口。都無穢氣。舉歛於棺。堅直不傾。委。死猶有遺玉。肩數升。囊盛納

諸棺中。勇者致死。宋蘇東坡策畧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懷

心樂死。吳越春秋。勾踐伐吳外傳。越王道見毒。張腹而怒。將有戰

為之軼。勾踐曰。吾思士卒之怒久矣。而未有稱吾意者。今毒蟲無知之物。見敵而有怒氣。故為之軼。於是軍士聞之。莫不懷心樂死。人致其命。

艾命投死

吳趙春秋勾踐陰謀傳計硯曰大官位財帶金膏者君之所輕也。孫鋒殺母艾者司命投死者士之所重也。今王易財之所輕而

擅殺償死

舊唐書王君操傳君操父隋貴士之所重何其殆哉。大業中與鄉人李君則蘭競

因被既殺告捕。君操時年六歲。其母劉氏告縣收捕。君則素家亡命。追訪數年。弗獲。負觀初。君則出官自首。而君操審袖白刃刺殺之。詣刺史具自陳告。州司以其擅殺。問云。殺人償命。律具明文。何方自理。以求生路。對曰。亡父被殺。二十餘載。聞諸典禮。父讎不可同天。早願圖之。久而未遂。常

自盜抵死

資治通鑑後唐明宗

紀。天成四年。西川右都押牙孟容弟為首州稅官。生自盜抵死。觀察判官馮瑒中門副使王處回為之請。孟知祥曰。雖吾弟犯法。亦不可貸。况他人乎。文紀細民之愚。無知抵死。師古曰。抵。觸也。亦至也。

坑降足死

葉邦邵和李翰蒙求秦將白起長平之戰坑趙降卒四

十萬人。後秦復攻趙。起稱疾不行。昭王怒。遣人遣起不得留。成陽行至杜郵。賜劍令自殺。起曰。我何罪。良久曰。我國當死。趙降卒四十萬人。我詐而

殺菟生死

東漢書梁統傳。統玄孫莫。以責成為大將軍。桓帝時起菟苑於河南城西。經亘

數十里。移檄所在。調發生菟。刻其毛以為識。人有犯者。罪至刑死。嘗有西域賈胡。不知禁忌。誤殺一菟。特相告言。生死者十餘人。

反送

死

江湖續集。趙漢宗反送死詩。死生雖異塗。昭晰本一理。嗚呼落圓景。一設非永逝。達人隨元化。生死一劇耳。生生常癡冥。安知非真死。

鳥羽送死

三國志。魏書。弁辰傳。其國土地肥美。宜種五穀。及稻。曉。禁。桑。作。繅。布。乘。駕。牛。馬。

靈鶴催死

江少虞類苑。王參政伯庸。侍疾既委頓。是夕有

靈鶴十餘隻。空中嘹唳。八月二十日夜三更。月甚明。時其弟純臣。差知亳州。公人來迎候者。皆以為怪。訝。須臾。聞宅中。恸哭。群鶴遂散。時人以謂伯

丹劑緩死

玉明清揮塵錄。宋道方。叔以醫名天下。居

初田登守郡。母病危甚。呼之不至。登怒云。使吾母死。亦以憂去。殺此人。不過斥責。即遣人禽至廷下。符之云。三日之內。不痊。則吾當誅。沒以示衆。殺

叔曰容為珍之。既而曰尚可以活。處以丹劑。遂瘡。田喜甚。云吾一時相困辱。然豈不可刷前耻乎。用太守之車。從以妓樂。酬以千緡。俾郡卒負于前。增以絲纒。導引還其家。旬日後。田母病作。呼之則全家適去。田母遂殞。蓋其疾先已在膏肓。宋姑以良藥緩其死耳。**當適輒**

死 西漢書外戚傳。王奉先有女年十餘歲。每當適人。所當適輒死。**無罪輒死** 新唐書安祿山傳。李猪兒幼事

安祿山。謹甚。使為閹人。愈親信。祿山腹大垂膝。及老愈肥。曲隱常瘡。既叛。不能無患懼。至是目復盲。俄又疽疾。尤下踈。左右給侍。無罪輒死。或垂持

荷香。猪兒尤數。雖嚴莊親侍。時時遭害斬。故二人深忌祿山。**飲泉輒死** 宋史馮仲已傳。仲已

傳不敢飲飲輒死。仲已日汲自供。終更無恙。**射賊輒死** 宋曾鞏元豐類業尚書陳公

軍節度推官有盜數萬人圍靜安八十月。公奮勵距敵。射其裨將一人。應手死。又射至數百人。無不輒死。蓋以故不敢迫。而外兵來救乃解。

一門爭死 續後漢書孔融傳。山陽張儉為中常侍侯覽所怨。詔為刊章。下州郡以名捕儉。儉與融兄褒有舊。亡

抵褒。不過。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君色。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為君主邪。因留舍之。後事泄。國相以下密掩捕。儉得脫走。遂并收褒

融送獄。二人未知所生。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史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事。一門爭死。郡縣疑

不能決。乃上詔之。**爭相代死** 新唐書列女傳。盧南妻李。秦州城。詔書竟坐褒馬。

興。潮諭降劇賊數千人。刺史曹昇襲賊。敗之。賊疑潮責已。執潮及其弟勅。兄弟爭相代死。李見父被執。亦請代父。遂皆遇害。宣慰使李季卿聞狀。詔

贈李孝昌縣君。父子俱死 史記趙世家。主父初以長子章為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為不出者數歲。生

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為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為天下笑。豈不痛乎。**父子爭**

死 宋史鄭時傳。有鮑宗巖者。徽州歙人。子壽孫。宋末盜起。里中宗巖避地山谷間。為賊所得。時宗巖樹上。恃棧壽孫拜前。願代父死。宗巖曰

吾老矣。僅一子奉先祀。豈可殺之。吾願自死。盜兩釋之。**請代父死** 大苑英華張不雅請代父死表。宋開元初。臣

某言。臣聞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恩。昊天罔極。臣父文成。充使不。特真嚴刑。非小責。不勝冤苦。街衢驚嘆。長幼咸嗟。皇太后去。實所鑒然。臣聞有理不申。枉填溝壑。臣子情切。骨肉恩深。請以微軀。代父當死。乞寬父之淺命。展愚臣之孝心。伏乞天命。俯垂矜察。臣不雖萬死。猶荷再生。臣父朝無近親。孤直獨立。苗疎難梅。根殘易危。無風而自倒。不寒而自戰。李全交。接邪作姦。舞法弄權。虐甚周興。酷殊來俊。枉陷良善。以立己功。惡貫已盈。貪殘事敗。不慈願辱。猶事糾繩。不懼皇天。仍居憲府。罪輕責重。其枉實深。但恨明時。虛編各曉。伏願陛下。採輿人之誦。聽左右之言。乞不濫無辜。庶免冤重。即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不任酷裂之至。身死後。歷以聞。温州府志。周樂。瑞安人。宋狀元坦之後。父成通。經能文。方氏。據溫。徇嚴。置海舟上。樂隨。傳事父甚謹。一日賊酋遣人沉。成于水。樂泣請曰。我有祖。母。幸留父侍養。請以已代父死。不聽。樂抱父不忍捨。遂同死。全。陳。顏。傳。顏。衛州汲。人。世業農。父光宗。季推武舉。策調壽陽尉。未赴。值金兵取滄。光病。圍城中。顏艱。闕渡河。往省其父。因扶疾。止婦。光家。奴謀良不可。誣光與賊殺人。光繫獄。榜掠不勝。因自誣。伏。顏詣郡。請代父死。太守徐某哀之。不殺。次。遇帥。臣至。郡。以其狀。白帥曰。此真孝子也。遂併釋之。

求

代父死

宋史孝義傳。邢神。留父超。適官租。里胥督租。與超。聞。超。既。里胥。家。萬。錢。神。留。年。十六。詣。吏。求。代。父。死。州。以。聞。特。詔。減。死。賜。為。棺。斂。具。

代父就死

宋史孝義傳。端拱。初。沈。之。父。為。屯。田。院。衙。官。凶。暴。無。賴。使。酒。毆。平。人。死。正。中。途。見。父。恐。懼。述。其。故。正。即。號。呼。號。就。毆。其。人。遂。擊。者。捕。送。官。獄。具。怡。然。就。死。聞。者。悲。之。

女易父死

孝友。同。風。列。女。

傳。趙。津。女。娟。者。趙。河。津。吏。之。女。趙。簡。子。之。夫。人。也。初。簡。子。南。擊。楚。與。津。吏。期。簡。子。至。津。吏。醉。卧。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娟。懼。持。械。而。走。簡。子。曰。女。子。走。何。為。對。曰。津。吏。息。女。妻。父。聞。主。君。來。渡。不。測。之。水。恐。風。波。起。水。神。動。駭。故。禱。祠。九江。三。淮。之。神。供。具。備。禮。御。簾。受。福。不。勝。杯。酌。醉。立。於。此。君。欲。殺。之。妾。願。以。鄙。軀。易。父。之。死。簡。子。曰。非。女。之。罪。也。娟。曰。主。君。欲。因。其。醉。而。殺。之。妾。恐。其。身。不。知。痛。而。心。不。知。罪。也。若。不。知。罪。而。殺。之。是。殺。不。辜。也。願。醒。而。殺。簡。子。曰。願。贖。父。死。東。漢。書。樊。玄。傳。時。公。孫。述。借。號。於。蜀。徵。玄。不肯。起。述。受。毒。藥。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曰。方。今。國。家。東。有。嚴。敵。兵。將。四。出。國。用。軍。資。或。不。常。充。足。願。奉。家。錢。十。萬。以。贖。父。死。太。守。為。請。述。聽。許。之。玄。遂。隱。田。野。訓。子。勤。習。經。書。終。述。之。世。

抱父乞死

南史宋袁粲傳。齊戴僧靜分兵攻府西門。粲與兒欲斬之。子最覺有異人。呼抱父乞死。兵士人人莫不墮涕。粲曰。我不失忠貞。汝不失孝子。仍求筆作啓云。臣義奉大宋。某名兩軍。今使歸魂墳壙。永就山丘。僧靜乃并斬之。

幼兒代父死

元史孝義傳。郭狗。狗父寧成。大良。平。宋將史太尉攻陷之。寧全家被俘。史將殺寧。狗年五歲。告史曰。勿殺我父。當殺我。史驚問是兒。願代

伯父死

溫州府志。王奉。永嘉人。居杜輿。幼鞠于伯父丁未冬。大兵至。伯父為兵所執。求財不得。將殺之。奉年十五。匿叢薄中。

雖出。始曰。兒知瘞物所。伯父遂待釋而遁。強數穴皆無。乃告兵曰。兒實不知。恐伯父被害。故願以身代伯父死。兵怒斬之。伯父視之。則髑骨已斷。而喉尚在。捧首合頸。取脩船油灰塗。願代母死。夷堅志。可從世居其廬。以水滴口。稍能嚙。七日始甦。

願代母死

建炎間。大盜群起。遇人必殺。清源皆逃於蒙山。未幾盜至。衆多被害。間有不殺。則執而掠。問珍寶所藏之處。從世母亦為所執。從世哀痛。不忍母死於

永樂大典卷三萬三百十

十七

盜之手。乃往盜所。長揖曰。鄉人所藏珍寶。惟我可尋。母實不知。願以身代母。共汝尋之。盜乃釋其母。而執從世。引導數處。皆無所得。始知其結已。因

聚箭射之。俱不中體。賊問其故。且言恐母死於非命。故設是計。以代母死。賊怜其孝。遂釋之。元史孝義傳。張淵。幼失父母。罵孝。至元十二年。奉母避

兵茅山。兵至。欲殺其母。淵抱母號哭。以身代死。兵兩釋之。延祐間。汀州寧化賴祿。孫母病。值亂。負母避南山。盜至。衆散走。祿守母不去。盜將刃其

母。祿以身莫蔽。曰。勿傷我母。寧殺我。盜駭歎。不忍害。母代子死。熊政齋漫錄。陳升之在

相位。嘗風興未出。其僮皆集廳前。忽有大豕奔逸而去。衆以升之未出。而外門又未啓。乃相與掩

而縛之。以糞塗而藏諸密室。期以送升之。至待滿。即歸而共烹也。及歸。取

糞。乃空糞而已。莫不驚怪。依語達升之。母曰。吾兒生於辛亥。豕為亥神。今

受繫而沒。豈吾兒當被災乎。是夕焚香於臂。告天曰。老妻無益於世。男兒

方盡心於國。不宜輒去。願以老身代兒薄命。云云。聞十二月。升之遂丁憂。願代女死。內翰談苑。陳國

乳母也。生秦王廷美。初宣祖總兵。以燕國公主嫁軍國小校。會隊長外戚

謀叛。營中無長少皆籍名當誅。太后愛其女。憂惱不知為計。耿氏曰。願代

大女死。即或餽。餽以黃帕。首。太祖自御以入。留處舍內。燕園乘驢而出。太后先以厚賂。抱關卒。當其出。為他卒所見。猶阿詰。掘越。疾驅得先。會盡赦營中死。兄弟爭死。史記。衛世家。衛宣公為太子伋娶齊女。既氏卒無志。

他女。宣公得齊女。生子壽。子朔。太子伋母死。宣公正夫人與朔共譏惡太子。欲廢伋。宣公自以為奪太子妻。心惡太子。欲廢之。及聞其惡。大怒。乃使伋於齊。而令盜逸界上殺之。與太子白菀。而告界盜。見持白菀者殺之。且行。子朔之兄壽。太子異母弟也。知朔之惡太子。而君欲殺之。乃謂太子曰。界盜見太子白菀。即殺太子。可毋行。太子曰。違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壽見太子不止。乃盜其白菀。先馳至界。界盜見其驗。即殺之。壽已死。而太子伋又至。謂盜曰。所當殺者我也。盜并殺太子伋。以報宣公。乃以子朔為太子。績後漢書。姜肱傳。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十餘人。諸公爭加辟命。皆不就。二弟俱以孝行著聞。名聲相次。亦不應徵聘。肱嘗與季江揚郡。夜於道過盜。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盜遂兩釋之。但掠奪衣資而已。兩漢蒙求。汝南王琳。巨尉者。年十餘歲。喪父母。因遭大亂。百姓奔逃。唯琳兄弟獨守塚廬。號泣不絕。弟季出過亦負。將為所捕。琳自縛請先

李死。賊殺而放遺。由是顯名鄉邑。孝友同風。漢張禮。遭饑年。孤養老母。在堂八十餘。禮拾菜歸於路。遇賊欲殺食之。禮叩頭云。家中有老母。朝未得食。少時歸家供訖。却來就死。賊遂放去。弟隔牆聞之。審自走去。賊所謂賊曰。向者婦作羹者是兄。兄孝養父母。年老辛苦羸瘦。弟肥肉多。願代兄命。禮除去賊所。謂賊曰。禮本許殺。何得殺弟。賊見二人孝慈。皆不忍殺。更與禮米二石。益一斛。侍養老母。以全孝敬之道。三國志。孫真傳。舒熨有罪。時太常潘濬掌刑州事。欲真之於法。真子都謂濬曰。舒伯英兄弟爭死。海內義之。以為美譚。仲膺人有奉國舊恩。今君殺其子弟。於事何如。且仲膺。石部。初伯膺。死。友為人所殺。仲膺為報。事竟。兄弟爭死。皆得免。南史。齊家象傳。時南郡江陵縣人。荀蔣之弟。胡之婦。為曹口寺沙門所淫。夜入荀家。蔣之殺沙門。為官司所檢。蔣之別家門。欲告刑。恥。欲忍則不可。責已所殺。胡之別。人如此。兄弟爭死。宋史。鄭綺傳。綺四世孫德璋。德璋孝友。天至。晝則聯几案。夜則同衾寢。德璋素剛直。與物多忤。宋亡。仇家遂陷。以死罪。當會。德璋州。德璋兄弟之見。德璋謂曰。彼欲害吾也。何預爾事。我往則表以白。爾去。得不死乎。即治行。德璋追至諸暨道中。兄弟相持。頓足哭。爭欲就死。德璋然沮其行。遂結以無往。夜將半。聞道逸去。德璋追至廣陵。

德珪已斃於獄。德璋聞之。慟絕者數日。負骨歸葬。廬墓再期。每一悲號。鳥鳥翔集不食。元史孝義傳。郭道卿至元初。閩盜起。居人竄匿。道卿與弟佐卿獨守孝子祠。不忍去。遂俱被執。盜將殺佐卿。道卿泣請代弟死。佐卿亦泣請殺道卿。因引頸請死。盜相顧曰。汝孝門兄弟若此。吾何忍害兩釋之。

兄弟讓死

新唐書陸南金傳。少卿盧崇道。抵罪徙嶺南。逃還東都。陸南金居母喪。崇道偽稱吊客入。而道其情。南金

匿之。俄為讎人跡告。詔侍御史王旭捕按。金當重法。弟趙壁自言匿崇道者我也。請死。南金固言弟自認不情。旭惟之。趙壁曰。毋未葬。妹未歸。元能辨之。我主無益。不如死。旭驚上狀。玄宗皆宥之。夫叔才傳。至德間有常人王過弟。退供為賊。執將釋一人。兄弟相讓死。賊感其意。盡縱之。南史孫林傳。宋大明五年。發三五丁。林弟薩應充行。坐違期不至。林詣郡辭列。林為家長。令弟不行。罪應百死。乞以身代。薩薩人辭列自引。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兄弟各置一處。報云聽其相代。顏色並悅。甘心赴死。林妻許入寄語屬林。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亡。以小郎屬。竟未妻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兒。死後何恨。岱依事。請代兄死。新唐書虞世表上。孝武詔持原罪。并賜帛二十疋。

請代兄死

南傳。宇文化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一十

九

及已弒帝。聞殺世基。而世南抱持號訴。請代不能得。自是哀毀骨立。許敬宗傳。始虞世基與善。心同遭賊害。封德儀常曰。昔吾兄世基死。世南匍匐代死。善心死。許敬宗舞蹈求主。世為口實。敬宗術憤。陽王琰傳。永昌時。行遠行。若斥馬州。六道使至。行遠先就。行若幼當。故抱持請代。遂與俱死。西南人稱冤涕云。南史宋劉繪傳。隆昌中。繪兄俊坐事。將見誅。繪伏闕請代。兄死。明帝輔政。救之乃免。死。溫州府志。周士威。永嘉人。與兄士行俱幼喪父母。唯外祖夏氏撫育。至長。士行業縫衣以養。至正間。方明善攝郡。居千佛寺。置柵門自衛。俾市民守之。時劉公亮率義兵所。緡入寺。明善遂逃。三日復入。罪守門者。士行與焉。士成年十九。請曰。吾兄弟皆孤。願以身代。兄死。因悲咽不勝。獄吏憐而易之。遂遇害。乞貸兄死。連史與宗紀。重熙五年。秋七月。辛丑。錄囚。耶律把八誣其弟韓哥謀殺已。有司奏當反坐。臨刑。其弟泣訴。臣惟一兄。乞貸其死。上憫而從之。減年代死。事文類聚。晉王徽之為黃門侍郎。棄官東歸。與弟獻之俱病。篤。術人云。人命應終。有生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徽之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者曰。代死

減年代死

事文類聚。晉王

者以已年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若與弟俱盡何代也。未幾厭之卒。

二息爭死

南史吳欣之傳。永明初廣陵人童超

之二息犯罪爭死。

夫婦同死

宋史王翊傳。北兵至重慶進士胡天啓負母而逃。兵欲殺其母。天啓

妻張哀號頓以身代不聽。卒殺之。天啓與其妻呼天大罵。大將奇天啓。欲活之。謂之曰。汝從我。當共富貴。天啓愈奮罵。於是夫婦同死焉。金史烏

古孫仲端傳。仲端本名卜吉。字子正。承安二年策論進士。哀宗將遷歸德。召為翰林學士。承旨。兼同簽大睦親府事。留守汴京。及大元兵圍汴。日久

食盡。諸將不相統。仲端自度汴中事變不測。一日與同年汝州防禦裴滿思忠少飲。談太學同舍事。以為笑樂。因數言人死亦易事耳。思忠曰。吾

元何故頻出此語。仲端因寫一詩示之。其詩大槩謂人生大似巢燕。或在華屋香閣。或在村居茅茨。及秋社甫臨。皆當逝去。人生雖有富貴貧賤不

同。要之終有一死耳。書畢連飲數杯。送思忠出門。曰。此別終天矣。思忠去。仲端即自縊。其妻亦從死。

夫妻繼死

公孫

談圓俞次尚與其妻素達理性。次尚病。呼其妻曰。我將死。時次尚二子在。外。妻曰。我欲先死。君侯諸子至未晚也。其妻奄然而化。次尚為文誌其墓。

已而諸子至。明日告曰。吾亦行矣。即薰沐跌坐而化。孫

與夫同死

羊老嘗表其墓。以尚官至屯田郎中。湖州人。字退翁。云。資治通鑑。唐僖宗廣明元年。十二月。已亥。黃巢下令百官。趙璋第後名

街者。復其官。左僕射于琮等。危從不及。匿民間。巢搜獲。皆殺之。廣德公主

曰。我唐家之女。誓與于僕射俱死。執賊刃不置。賊并殺之。新唐書列女傳

韋雍妻蕭張弘靜鎮幽州也。表雍在幕府。未克。融亂。雍被劫。蕭聞難。與雍

皆出左右。格之不。雍臨。蕭呼曰。我與夫同死。願今日死君前。刑者斷

其臂。乃殺雍。蕭意。哀然。觀者哀歎。是夕。死。大和中。揚志誠。具表其烈。詔

贈蘭陵縣君雍字。元史列女傳。李君進妻王氏。大德八年。君進卒。卜葬。將發引。王氏謂

和叔。擢進士第。以死從夫。八年。君進卒。卜葬。將發引。王氏謂

眾曰。夫婦死同穴。義也。因大恸。吐血。死。眾歛之。與夫連柩出。移刺氏

耶律忽都。不花妻也。夫歿。割耳自誓。廬墓側。不食。死。趙氏。哇兒。年二十

夫歿。即自經。死。家人同棺。歛。葬焉。朱克彬妻周氏。費巖妻王氏。買哥妻

耶律氏。耶臘兒妻康氏。陳某妻別娥。宋堅妻彭氏。李安妻胡氏。劉

怒妻趙氏。王思忠妻張氏。劉揖妻趙氏。徐順妻彭氏。趙睢兒妻安氏。陳恭

妻張氏。武壽妻劉氏。宋敬先妻謝氏。撒里妻蕭氏。魏貴妻周氏。郭反兒妻

趙氏。朱某妻丁氏。王保子妻趙氏。興州某氏妻魏氏。裴某妻董貴哥。張保
重妻郝氏。高塔必也。妻白氏。楊某妻盧氏。太木妻阿不察。相兀孫妻脫脫

真。並以早寡。不忍獨生。以死從。願代舅死。宋鼎無咎集李氏墓
誌銘。宋黃叔放妻李

氏。既侍疾。慙舅亦疾病。不以已。卧故忘舅之疾。問
藥餌。維時。聞其篤。則自力。盥頰。禱于神。願代舅死。捨身代死。華

經佛子菩薩摩訶薩。見有獄囚。五處被縛。受諸苦毒。防衛驅逼。將之死地。
欲斷其命。捨閻浮提一切樂具。親戚朋友。悉將永訣。置高礎上。以刀磨割。

或有不捨堅貴其體。衣纏油沃。以大焚燒。如是等苦種種逼迫。親厚
菩薩。見已自捨其身。而代受之。如何。逸多菩薩。殊勝行王菩薩。親厚

繼死。老學庵筆記。李公擇孫華。老平時。至於親厚。皆終於御史中
丞。元祐五年二月二日。公擇卒。辛二日。華老卒。先以纒一日。

僕為主死。元史楊朵兒只傳。子不花。值西軍陣潰。遂見殺。二僕
亦見執。曰。吾主既為國死。吾縱為人。今苟得生。他

日。何以見吾主於地下。不若死。亭焚爭死。宋史郝質傳。質字景
從。吾主欲起。殺儼。儼要斬之。亭焚爭死。宋史郝質傳。質字景

永樂大典卷三萬三百一

二十一

鈴轄使討貝州。文彦博至。命部城。西面河上有亭。甚壯。彦博慮為賊焚。遣
小校。簡千守。而質使千往他營。度戰具。千辭質曰。亭焚。吾任其責。千去。而
亭焚。彦博將斬千。質趨至。限下曰。千之去。質實使之。願代京兆死。

西漢書趙廣漢傳。廣漢為京兆尹。後得罪。下廷尉。吏民守闕號泣。
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侍牧養小民。請代

管平死。晉史裨塵劉敏元。字道光。永嘉之亂。自齊西奔。同縣管平
年七十餘。隨敏元而西行。及棗陽。為盜所劫。敏元已先還。

謂賊曰。此公孤老。餘年無幾。敏元請以身代。願諸君舍之。賊曰。此公於君
何親。敏元曰。同邑人也。窮窶無子。依敏元為命。諸君若欲殺之。老不堪使。

若欲食之。彼不如敏元。乞諸君哀也。有一賊。瞋目叱敏元曰。吾不放此公。
憂不得汝乎。敏元拔劍曰。吾豈望生也。當殺汝而後死。此公窮老。神祇尚

當哀矜之。吾親非骨肉。義非師友。但以見殺之故。乞以身代。諸大夫慈惠
皆有聽吾之色。汝何有。覲面日而發斯言。願謂諸盜長曰。夫仁義何常寧

可失。諸子上當為高皇光武帝之事。下豈失為陳項乎。當為諸君除此人。
以成諸公霸王之業。前將斬之。盜長遽止之。而相謂曰。義士也。害之犯義。

乃俱請代戶曹死

資治通鑑唐高祖武德元年實建德陷景城執戶曹河東張玄素將殺之縣民千餘

人號法請代其死曰戶曹清慎無比

賂民代死

宋史孝義傳朱壽昌知開州大

大王殺之何以勸善建德乃釋之 姓雍子良屢殺人挾財與勢得不死至是又殺人而賂其里民出就吏獄具壽昌覺其姦引因詰之曰吾聞子良與汝錢十萬許納汝女為婦且婿

汝子故汝代其命有之乎因色動則又搥之曰汝且死書券押汝女為婢指錢為直人不婿汝子將奈何因悟泣涕覆面曰因戮誤死以實對立

取子良 **代大使死**

太平廣記天寶中章仇兼瓊入朝至漢州驛正諸法

尉馬某送藥酒至漢州到兼瓊處所忽然顛倒而卒後兼瓊乃蘇云 地下以馬尉見代馬氏死便至其家因流涕言已代章仇大使死 **不**

許代死

漢制叢錄安帝世河間人尹次穎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先初及玉母軍並詣官曹求代其命 縊而物故尚

書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玉應勸復追駁之曰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

永樂大典卷萬三百十

二十二

耀殺教也溫慈和惠以故天之生殖長育也是故春一草積則為災秋一

木華則為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玉其為枯華不亦然乎陳

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

智則代死

夷堅支青唐卷明氏

貴勤宿豈有次玉當罪之科哉若乃小大以情原心定罪已為求生非謂

代死可以生也敗法亂政悔其可追而范曄亦論之曰忠聞父子兄弟得

相代死是則不善人多幸而善人當代其禍進退無所措也

京師賜姓名曰趙懷德拜節度使封安化郡王其孫襲爵後入蜀帝為成

都路兵馬鈔轄天資榮橫占大慈寺四講院屋宇併居之歷年既多殊為

一邦患苦寺內係福禪院西堂僧智則嘗住持合州釣魚山道行清高獨

與之厚善無日不往來人莫知其所以契合也有游士妙於命術談人死

生禍福若神謂趙君九月生日後必死時方仲春趙恐喜邀智則語其故

禱之曰師方外尊宿視寂滅如夢覺能代我一死乎則笑曰何足為難但

吾却有所請能相聽則可耳趙問欲何言曰郡王久據四院殿堂像設日

孰繁頽講席由茲治廢吾實弗忍儻能卜徙外第而還以界群僧吾雖死

不惜趙許諾即日於城外小東郭建宅捨其故居後七日四院僧輩集闍

府緇僧嚴備香火迎則公齋於水陸院食訖陞座舉揚般若具道所以代

死之意奄然而化。趙為主喪事。素服奉龕。焚于大智寺塔下。是歲趙無恙。明年曹庭堅持制帥蜀。趙貴倨自若。有與騶阿。徑造聽事。曹怒曰。鈴轄於制置使。有階級。安得犯軍禮。立命武卒擒赴直司。旋荷繫于獄。獨榜求其宿愆。不數日。士民交訟紛紛。得其白。直共前後死已者四百輩。悉不落名籍。而冒請報帛。遂併捕其二子。鞠實計賊不實。父子皆斃於獄。距智則之九繞一年。既州安國長老了祥者。蓋嘉州人也。談此異。子謂死而可代。則臣之於君。子之於父。行之久矣。趙君與智則之事。豈其然乎。

孔璋替死

東郡志孔璋請替李邕死表。宋山東布衣臣某言。臣聞明主御宇。捨過取能。舉材素行。烈士抗節。勇不避死。見危致。一作致命。晉用林父。豈念過乎。漢用陳平。豈念行乎。禽息殞身。豈惜一

是晉無亦狄之利。漢無皇極之遵。秦不兼西戎。齊不霸東海矣。臣伏見陳州刺史李邕。學成師範。文堪經國。剛毅忠烈。難不司免。往者張易之弄權。人畏其口。而邕折其用。韋氏將執言出禍。而邕往其鋒。雖身受禍。屈終姦謀中損。然則邕有大造於我邦家也。前宋璟每厚遇者。豈以才重。抑嘉忠志於國矣。今聞坐賊。魏欺厥行。且斯人所然者。極孤恤窮。救乏賜惠。積而

能散家無私。聚陛下下吏。訊之聞諸道路。執去者時極加之以刑。噫。天之將喪斯文。死在朝夕。求辭聖代。臣聞生無益於國。不如殺身以明賢。臣願朽材。輪轅無取。徒歎視禽息。雖生何為。况賢為國家之寶。不殺之術。若喪國家之寶。夫社稷之衛。哲人云亡。國將若之何。是臣痛惜深矣。臣願以六尺之軀。甘受膏斧。以代邕死。臣之死。所謂落一毛。邕之生。有足照千里。然臣與邕生平不類。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是臣不逮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代人任患。義也。臣獲二善而死。死亦不朽。則又何求。陛下若以臣之賤。不足以贖邕。鴈門脛腋。有足效矣。伏惟陛下寬邕之生。速臣之死。令邕率德改行。全林父之功。使臣得明目黃泉。附北郭之跡。臣之大願畢矣。陛下若以陽和之始。難於用斧。候天威命。敢忘伏劍。豈煩大刑。然後歸死。皇天后土。實鑒臣之心。昔吳楚七國叛。周亞夫得劇孟。以為冠不足憂矣。夫以一賢之能。敵七國之衆。伏惟陛下數舍垢之道。存棄瑕之義。遠思劇孟。近取李邕。豈惟成惶涕之澤。實亦歸天下之望。臣先君孔子曰。鄉人皆惡之。未可也。况大禮之後。天地更新。捨之復論。人誰無罪。惟明主深思之。臣聞士為知己者死。且臣不為死者所知。而甘於死者。豈獨為惜邕之賢。亦成陛下裕能之德。惟明主圖之。臣璋死罪死罪。

出馬

牛贖死

東漢書烏桓傳烏桓約法遠大人言者罪至死。若相賊殺者令部落自相報不止詣大人告之。聽出馬牛羊以贖死。

入馬贖死

資治通鑑唐肅宗寶應元年。初王忠禮為河東節度使。資儲豐衍。贖軍之外。積米百萬斛。奏請輸五十萬斛於京師。思禮薨。管崇嗣代之。為政寬弛。信任左右。數月間耗散殆盡。惟

陳腐米萬餘斛在。上聞之。以鄧景山代之。景山至則鈞校所出入。將士輩多有隱沒。皆懼。有裨將抵罪當死。諸將請之。不許。其弟請代死。亦不許。請入一馬以贖死。乃許。諸將怒曰。我輩曾不及一馬乎。遂作亂。出

金贖死

元史布魯海牙傳。是時奴有罪者。主得專殺。海牙知其非。法而不能殺。嘗出金贖死者數十人。征討之際。隸軍籍者

憚於行役。往往募人代之。

爭友而死

通鑑外紀宣王四十六年。初王將殺其臣杜伯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爭之于

王。允獲之。而王不許。王曰。汝別君而異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帥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罪。王殺杜伯。左儒少之。 范式託死 馬明叟。賈賓。錄後漢

范式字巨卿。受業太學。時諸生長。陳平子亦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沒後。但以屍埋巨卿尸前。乃裂素為言。以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式親書見瘞。愴然感之。哭為死友。於是護平妻子。身送喪於臨。 屬友以

死

涑水記聞。尹師魯謫官監復州酒稅。時范希文知鄧州。師魯得疾。即擅去官。詣鄧州。以後事屬希文。日往視其疾。師魯曰。疾勢復增。幾分

可更得幾日。一旦遣人招希文。希文既至。師魯曰。誅今日必死矣。人言將死者必見鬼神。此不可信。誅並無所見。但覺氣息漸就盡耳。凡生與希文語。大之謂希文曰。公可出。誅將逝矣。希文出至廳事。已聞其家號哭。希文竭力送其喪。及妻孥歸洛陽。孫威致公遺事。范文正公以疾請使郡。自請從穎道。徐記公以死。未幾病革。公入視。且告之曰。希文忠義孝友。生固無憾矣。死又美憾哉。死生猶夢覺。其去來在我爾。語訖而瞑。其送終。孤獨不盡。禮。

重錄總校 召侍 郎 臣 高 棟

學士 臣 胡正榮

分授 官侍讀 臣 王希烈

書 寫 儒 士 臣 潘應龍

圖 點 監 主 臣 教 河

臣 孫世良